



铜梁侣俸走出的 花脸大王

□胡卫民

周凯全,又名周海泉,1897年生,今铜梁区侣俸镇人,艺名“活曹操”,民国时期四川著名的川剧表演艺术家,擅长粉净(花脸),业内称他为“花脸大王”。

周凯全幼年搭过下川东著名的“春燕班”高腔班社,师从周么老爷。他学习勤奋,导致右脚负伤成疾,仍顽强不息。演技日精,周凯全便在合川县(今合川区)的湖广会馆(又称两湖同乡会馆和禹王宫)登台演戏,赢得观众喝彩。



抛掷过去,还高喊“杀死奸贼”的口号。还有一次,他演《大小宴》中的折子戏《夺戟》一场,当吕布把董卓摔到地上时,台下观众便大声欢呼“杀死他”。

周凯全先后饰的以曹操为主的三国人物戏有:《捉放曹》《征宛城》《射白鹿》《青梅宴》《战官渡》《议王夸功》《议剑献剑》《审吉平》《击鼓骂曹》《火烧濮阳》《大宴铜雀台》《华容道》《斩杨修》等。其中,最让戏迷们津津乐道的三国戏,当数大幕戏《曹操逼宫》(饰曹操)、《游太庙》(饰沈谦)、《大小宴》(饰董卓)、《剧莽台》《青龙岭》等。

(一)

川剧起源与兴盛

据《中国戏曲志·四川卷》记载:川剧起源于清乾隆年间,大约在1736年至1795年之间,俗称川戏,是融汇高腔、昆曲、胡琴(即皮黄)、弹戏(即梆子)和四川民间灯戏五种声腔艺术而成的传统剧种,距今约有300年历史。其中,1750年至1850年,是川剧兴起、成长和日渐成熟的阶段,早期的川剧以“班社”为活动单位,当时交通闭塞,资阳河、川北河、下川东与川西坝子四条重要河道,就成了各班社活跃于城乡的通道。

铜梁境内有琼江、涪江,两江汇合于中国第四大古城安居,又在渝西重要节点上,名角云集。川剧著名鼓乐大师范春庭(安岳县人,长期寄居铜梁)、李子良(铜梁福果镇人,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川剧院一团团长)、川剧表演艺术家廖静秋(生于潼南崇龛镇,今光辉镇,后迁双江镇)、唐彬如(潼南米心乡人)、陈斗北(著名琴师,铜梁安居古城人)等名家,常在铜梁及周边城乡巡演,戏剧活动频繁。在艺术风格上,备受川北河和下川东河道的川戏风格影响。周凯全所在的合川春燕班及铜梁安居三义班、平滩群声川剧社等戏班子更是如此。

(二)

培养众多名角弟子

据原四川省川剧院编导室主任陈国福著《天府之花》记载:“燕春班是合川有名的高腔戏班,沿嘉陵江流向重庆,在机房街阳春舞台演出。”

周凯全在合川的老燕春班时,除在合川县城的颐福戏院和湖广会馆戏台演出外,还经常到重庆机房街阳春舞台表演,主要演的剧目为艺人演唱系列范本《京本目莲传》。后来,他又搭过“乐唱科班”“四合公剧社”“全乐班”“聚新科班”和“老又新剧社”等戏班子。巡演于合川、北碚、巴县(今巴南区)、江津、永川、铜梁、大足、武

胜、广安、潼南、遂宁等地。

1918年,周凯全与燕春班出来的傅培之、李光玉、李正方、张跃廷、李海山、彭莫宜等川剧艺友,在重庆江北县(今江北区)办起“普益科社”,先后收徒弟上百人。其中,生角张普射、正生秦普漠、净角秦普钧、净角秦普忠和净角唐彬如(又名唐继鉴)等,都是他的得意门生。弟子唐彬如的曹操戏,得到了周凯全的嫡传,他曾于1956年获重庆市第一届戏曲会演大会川剧老艺人示范演出荣誉奖。最远的弟子有贵州遵义县(今遵义市)老城教场坝的刘荣成(外号“扁脑壳”),后在合川县(今合川区)川剧团当净角演员。

(三)

他演活了“三国戏”

说到川剧理论,周凯全经常对弟子们讲“无三不成班,烂三要饭。三国铁门槛,翻过道路宽”的行话,他自己更是演绎三国人物戏的践行者。

周凯全擅扮演粉净,做作细腻,讲口道劲。1916年,他在重庆阳春茶园饰演川剧大幕戏《曹操逼宫》中的曹操,此戏又名《把宫搜诏》,是《血带诏》的一折,在京剧和其他戏种中又名《白逼宫》《逍遥津》。故事取材于《三国演义》第六十六回,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,权倾朝野,汉献帝刘协面对曹操咄咄逼人之势,深感自危,与伏后草写血诏,密令内监穆顺送交国丈伏完,命其搬请孙权、刘备等各路诸侯发兵讨伐曹操。曹操得密报,率校尉拦住宫门,从穆顺发髻中搜出伏完的回书,当即用剑劈死穆顺,并仗剑入宫,打死伏后,抄斩了伏完的全家。伏后有二子,为斩草除根,亦以鸩毒杀。又强令汉献帝立其女为皇后。

周凯全演到药毒太子这一段时,把观众引入戏境,激起公愤,台下观众纷纷用茶碗、茶杯向台上的周凯全

(四)

观众对他念念不忘

1927年,他回到铜梁县城,在五府会馆传授川剧知识时,批评有的川剧编导不深入研究《三国志》与《三国演义》的前世今生,不懂原著的来龙去脉,犯了一些低级错误和弄出一些谬误,其中提及“剧名与剧情不合”的现象,以京剧和川剧最多。如《逍遥津》,在剧情中扮演的是曹操逼宫的故事,可是剧名却叫《逍遥津》。逍遥津在《三国演义》中与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故事关联,讲的合肥之战中张辽七千官兵战胜孙权十万大军于逍遥津,创造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,曹操并未参与此战的指挥,曹操逼宫之时,张辽也没有在逼宫现场,可以说相互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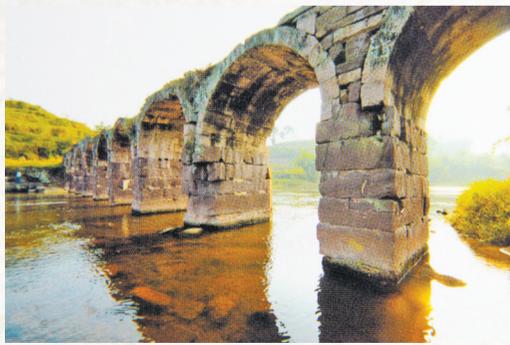
周凯全在铜梁县(今铜梁区)侣俸场的总神庙戏台献艺时,人满爆棚,众口称绝。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后来,他去巴县(今巴南区)虎溪公社(今属重庆巴南区虎溪古镇)巡演期间,脚疾复发,表演中不慎从梯子上跌下,腰腿受伤,从此离开了戏台。

三年后的1931年,周凯全英年早逝,享年34岁。他去世后,广大观众和川剧票友仍眷恋着他生前的艺术身影,称他与廖静秋、范春庭、李子良、陈斗北等川剧大咖为川东地区第一代著名川剧伶人。

(作者系重庆铜梁诗词学会副秘书长 图片由作者提供)

故乡的桥

□罗安会



横跨笋溪河的大同龙门桥

故乡,一条路,一条溪河,都有一座不同类型的古桥。

我的故乡——渝西长江边上的永川朱沱古镇。朱沱溪河多,桥也多,在方圆120多公里内,就有大大小小的石拱桥、木桥、曲桥、跳墩桥十余座。

故乡古镇老街,三面环山,一面临长江。有一条绕街而过的小溪,是古镇的护城河。护城河上有座石拱桥,桥向东不远处是连接老街栅子的石梯步道,过栅门进入大街;石拱桥两端,则雕有四个龙头称“伏龙桥”。一条光滑的青石板街道,两边排列的串架木屋相互簇拥着,雕梁画栋,使这明清的民居显得古朴自然。

朱沱境内有一条从泸县、百合,经转龙、王山,流经大陆溪注入长江的笋溪河。无论你从哪个方向进入古镇,都有笋溪河的阻隔,渡牛滩桥、龙门桥、六和桥……成为朱沱古道通向外界的桥梁。

朱沱有1300年的建县史,公元620年,这儿就是唐代万春县的县城。史料记载,北宋时期的汉东城(即朱沱)就有建桥史。时光飞逝,朝代更迭。明清以来,朱沱古镇成为川、渝、黔的重要水码头。这里商贾云集,经济繁荣,川渝黔三地的物资彼此往来,经朱沱的四条古道通往合江、泸县、永川、江津四县的边界地区。

丘陵地带的故乡,每逢夏天,暴雨形成汹涌的洪水,一路狂奔,朱沱境内的石拱桥,一次次接受洪水的洗礼,有的坍塌了,有的仍岿然不动矗立于溪河之上。长江涨洪水时,

离江边近的小桥、木桥、曲桥、跳墩桥常常被淹没,唯有渡牛滩桥、龙门桥、笋桥通行无阻,平安往来。

可惜,有两座精美的石拱桥坍塌在笋溪河畔的溪水中。何时坍塌的?没有记载。小时候,母亲带我去姨妈家,经过笋溪河的跳墩桥时,母亲指着坍塌的桥说:“两座石拱桥就是夏天涨洪水,有蛟龙要出长江而将石桥拱垮。”故事讲述得绘声绘色。

石拱桥垮塌后,人们便在断桥旁修了一排长长的跳墩,遇到洪水期跳墩桥淹没水中,只有用木船摆渡。

故乡的渡牛滩石拱桥,是在旧桥上架新桥,十分独特。20世纪60年代,朱沱区公所在笋溪河下游落差较大的鹅颈处扎坝,抬高水位修苟洞电站。笋溪河的水位抬高,渡牛滩桥就会被淹没。于是,设计师在古拱桥上加高2米,修建了一座桥上桥。双层石拱桥全长88米,17个桥墩、16孔的石桥,横跨于笋溪河上。

新桥建好后,左岸桥头立下一块“人民,只有人民,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”的石碑;右岸立有一块雍正年间的功德碑。两块石碑,见证着不同时期的修桥历程。

在故乡不远处,还有一座建造于清乾隆年间的石拱龙门桥。此桥虽经两百多年风雨的洗礼,仍难掩工匠们精湛的手艺,其护栏青石上雕刻的花纹线条美得让人咋舌。护栏两面的雕龙栩栩如生,似奔腾在云雾波涛之中。在渝西长江边的古镇中,这座石拱桥是为数不多的古桥。

古镇在变,路在变,桥也在变。几座石桥,静静地躺在故乡的笋溪河上。山野间,桥与水,水与桥,石与碑,桥与树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。它们在这里守望着春夏秋冬的轮回,守望着川流不息的车辆滚滚向前……

(作者系重庆江津区作协副主席)